

知往鉴今

乡村的柴火垛

李宗保

柴火垛，在过去那个缺煤少电的年代，那可是乡村家家户户必备的生活物品。

人常说，开门七件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。柴之所以能排在第一位，足见其与生活的密切程度。那时每家院子的角落里、门口的空地上、房后的墙根处，都会瞥见一个个或圆或方或奇形怪状的柴火垛。远远望去，一个个圆咕隆咚的柴火垛，成为那个年代乡村独有的一道风景。

柴火垛虽然家家户户都离不了，但在过去那个连基本的生活都很难维持的情况下，生产队能够分配到各家的麦秸、棉花秆、玉米秆也有限。父母无论是在生产队干活，还是到外村去走亲戚，如果看到路上有人扔掉的旧农具，被风吹断的枯树枝，就会顺手捡回来。

我也是家里捡拾柴火的一员。那时一到秋末冬初，父亲总是会给我一根细细的铁丝，在其中一头打一个小结，然后让我用铁丝去外面的杨树下扎叶子。那时年龄小，一来感到用铁丝扎叶子挺好玩的，二是也有一种被家人“重用”的感觉，所以干得十分卖力。母亲看到我每天扎了那么多串的叶子，总是夸我能干，偶尔煮一个鸡蛋给予奖赏。

我家的柴火垛，就堆放在猪圈旁边的空地上。它和别家柴火垛大同小异，母亲在柴火垛的顶部盖有一块塑料布，只是塑料布不是太大，母亲只好用四根细绳子系上塑料布的四个角，再在四根绳头各绑上一块砖头，以防风吹散柴火。远处一看，仿佛给柴火垛盖上一个遮阳帽。

柴火垛不仅是乡村的一景，也是小伙伴们快乐乐园。小伙伴们有事或没事的时候都喜欢围着柴火垛玩，女孩喜欢围着柴火垛藏猫猫、跳皮筋，甚至喜欢围着几个柴火垛转圈，相互追逐着闹着玩；而男孩子却不同，最喜欢玩的游戏莫过于模仿解放军叔叔打仗。我们四五个半大不小的孩子，常常轮流着，一个人站在麦秸垛顶部，手上举着一个用高粱秆做成的望远镜，有模有样地瞭望一下，然后双手拿着一个歪扭着的树枝当作枪，小胳膊一挥，向远方一喊，“刺溜”一声，便滑了下来。那气势，就像一位解放军叔叔冲锋陷阵一般，别提多开心了。下面的小伙伴来不及溜走，第二个小伙伴已经滑溜下来了，不是骑到了前面一个人的身上，就是把前一个人直接蹬倒在地上。不过谁也不会生气，继续爬上爬下，滑溜着，不亦乐乎。

冬去春来，柴火垛还是小伙伴们聚集在一起晒太阳的好地方。大家坐在一起或一排，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，靠着麦秸垛，头顶是瓦蓝瓦蓝的天，面前是空阔的田野，没有忧愁，没有烦恼，尽情地享受着乡村和煦的暖风，以及乡土气息轻轻地拂过你的脸面。

不但小伙伴们喜欢在柴火垛边或上边玩，就连一些家禽和小鸟也喜欢在上面栖息。当然，它们更希望能从麦秸垛里寻找到的麦粒或小虫。特别是家里的公鸡和母鸡更是和我

们比赛着抢地盘。我们来了，它们跑了；我们走了，它们来了。最有趣的景致是我们和这些动物和谐相处。我们靠着麦秸垛晒着太阳，鸡在麦秸垛扒拉着寻找着小虫或麦粒，小鸟在麦秸垛上轻轻地啄着。小鸟叽叽喳喳，一群公鸡咯咯答答，躺在下面的我们呼呼噜噜，别有一番和谐的情景。

柴火垛不仅是小伙伴们玩耍的快乐场所，也是小伙伴们收藏秘密的场所。那时，我们经常会在柴火垛里藏着自己喜欢的东西。尤其是秋天来临时，不是你偷偷摘来的柿子放在柴火垛里捂着，就是我把摘来的石榴或枣子放在麦秸垛里藏着。不几天，原来硬硬的柿子已变软，枣子变红变甜，然后我们几个小伙伴坐在一起大快朵颐。一次，不知谁弄来一个甜瓜，大家你咬一口，我咬一口，谁也不嫌谁的口水脏。

还有一次，我们居然在柴火垛的麦秸窝里发现四五个鸡蛋，几个小伙伴聚在一起，把捡来的鸡蛋就地取材煮一煮，躲在柴火垛旁一边偷笑着，一边剥着鸡蛋皮，吃着鸡蛋黄，享受了大自然馈赠的礼物。

不仅如此，柴火垛还是小朋友们藏猫猫的好地方。麦秸垛当初摆起来的时候，都被踩得非常结实，小伙伴们就会在其中抽出一些麦秸，自己钻进麦秸垛里，再用麦秸把洞口封堵起来，外面的人不仔细看，是根本不知道里面还藏有人。

玉米秆柴火垛，大多是靠着墙根摆放的，这样玉米秆和墙根就会形成一个直角三角形的空间，就成了小伙伴们藏猫猫的好地方。特别是那时的电影《地道战》不停地在各村轮流放映，小伙伴们也学会了，一会儿又在玉米秆的这个地方钻出来了，一会儿又在那个地方露出了头，甚至还会沿着玉米秆在里面钻着跑。

乡村的柴火垛还让农家的生活充满了诗一样的韵味。特别是到了冬天，小小的灶房里，炉膛里的柴火亮堂堂，柴火被烧得噼啪作响，屋顶或房子的背后冒出缕缕炊烟，慢慢地升腾在寒冷的天空，似仙气，似梦中，为乡村单调的生活平添了一番诗情画意。正如那首《又见炊烟》：又见炊烟升起，暮色罩大地，想问阵阵炊烟，你要去哪里？夕阳有诗情，黄昏有意画……

现在农村的很多麦田已经流转给他人种植了，几次回到家乡，我也早已看不到散落在房前屋后的一个个柴火垛了，但柴火垛却一直在我记忆里伫立着，存在着。因为它让我感受到，那是家的标志，那是烟火气的展示，那是大地的温度，那更是一段美好的记忆。它不仅见证着时代的变迁，也见证着一个远离城市的乡村变化。

只是可惜，现在的孩子们再也无法体会到爬麦秸垛、滑麦秸垛、钻麦秸垛的乐趣。乡村的柴火垛，渐行渐远地消失在年轻人的记忆里。

人在旅途

流动的风景区

赖家斌

城市多公交，公交是市民群众城里出行便捷的交通工具之一。单位安排我负责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相关工作，耳濡目染就养成了一些习惯，比如随手捡拾烟蒂纸屑，选择乘坐公交车绿色出行。

母亲搬到城东新区一个小区居住，9路公交车正好有停靠站点，我常常从单位门前乘车去住她家。时间长了，就对这趟车熟悉起来，渐渐滋生了莫名其妙的亲切感。9路公交车途经巴山路、金州路、西大街等主要交通干道、商业聚集区和居民小区，沿路步步生景、绿树成荫，车内芸芸众生、人间万象。

早上6点半左右，司机师傅打开车门检查车况，然后点火发动，迎接乘客。他们总是全神贯注，不急不躁，沿着既定的方向和路线一路前行，循环往返，晨起暮归，风雨无阻。有时还会遇见一位漂亮女司机，挽着蓬松的发型，显出几分干练，只见她手握方向盘，脚踏离合器，举手投足间，从容而淡定，只是全程戴着口罩，没有看清楚她的容颜。“前门上、后门下，不要把手伸出窗外。”“坐好扶稳了啊，车辆马上启动”，司机不厌其烦地反复提醒。“公益卡”“公益卡”……公交车上的自动刷卡机不停地显示着，多数时间还是大爷大妈们起得早，她们肩背挎包，或手握团扇，或拿小凳子，或牵着小孙子，争先恐后挤上车，

找个座位先坐下，“您坐这儿吧，我马上下车了。”年轻人主动让座。沿途不停有乘客上上下下，大妈匆匆忙忙挤进超市，大爷悠然自得走向江边公园，更多的是拉着学生急急忙忙向学校跑去，“你看我这老脚老腿的，又不会骑车，有了公交车，不论送娃、锻炼，还是买东西，真正叫个方便实惠。”

行驶的公交车，流动的风景区。提着公文包的上班族，不紧不慢排队上车，扫码付费，也不管有没有座位，东张西望看着车窗外面的风景。穿制服的医生和护士早已习惯车身颠簸摇晃，一脸疲惫目不转睛，只顾低头浏览手机，站点一到马上步履匆匆跑向单位。趁早赶往工地、商场打工的人们，带着老伴和工友一步紧接一步，跑得气喘吁吁，嘴里还不依不饶吵吵嚷嚷，直往后排挤。贩卖瓜果小菜的身上带着泥土的芬芳，索性把菜担家什往过道上一放，双手抓住扶手护着菜篮子。学生们那是叽叽喳喳蜂拥而上，瞅来瞅去还想找个座椅呢。

“红嘴雁啊飞回，芦苇随风飞……”左排座位上米黄色女士手提包，时尚的手机铃声不停地响，“谁的手机？”坐在旁边的年轻姑娘问。众人齐刷刷扭头过去盯向姑娘，“肯定是哪位把包落在车上。赶快接一下吧，不然失主可要急坏了。”有好心人说道。女子便与几位乘客一起打开，包内有银行

卡、护手霜、零钱等，女子接过电话，告诉对方提包在9路公交车上，让到终点站找司机认领，随即把提包交给了司机师傅。这个真实故事发生在寒冬，人们却感受到春天的温暖。

我家里有80多岁的老人，自然关注看病治疗条件是否方便。有一次，等车间隙看了看站牌，发现9路公交车途经的路线上，安康多家医院都在这条线路上，看病的、陪护的、送餐的、探望的，来来去去，行色匆忙，可谓名副其实的生命线与便民线。

一天中午，我刚上车，忽然瞧见一位老大爷扶着座椅连声呻吟，神情很痛苦，一会儿额头就渗出了豆大的汗珠，司机连忙把车停靠在路边，这时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挤上前去，一边扶着老人一边轻声询问，随后掏出手机拨打“120”，不一会儿救护车赶到，几位乘客搀扶着老人上车，驶向市中心医院，车内又恢复了平静。当公交车停靠在安康市中心医院站时，那位中年男子悄然下车，乘客纷纷点头，敬佩地目送他走进院门。

去年腊月，母亲不慎摔伤，在汉滨区第一医院住院治疗。做完手术那天，晚上6时许了，我买好饭菜送到病房时，饭盒还是热乎乎的，妈妈很高兴，顺口问了句：“你咋这么快，打车来的呀？”“坐的9路公交车”，我笑着回答道。

乡土风物

石泉庖汤宴

李焕龙

这是腊月间的农家盛事，这是人情味最浓的乡村会餐。

当主家向人传话，说某天要杀年猪，那是不用客气到说个“请”字的请你帮忙，更是不下请帖地请你去赴庖汤宴。

在石泉县乡间，把做大肉菜为主的红案厨师称庖丁。或许因为他们懂得“庖丁解牛”的故事，才让这种把猪肉当作工艺品来精做的手艺人享受了如此高雅的称谓。而庖丁们接下的猪血，掺入新鲜豆腐，于大锅中熬煮，加入大肠、小肠之类下水，肝、肺、脾、肚之类内脏，萝卜、白菜等时蔬，丰盛而又张扬地炖出一锅红色佳肴，便是预示生活红火、象征财源旺盛的吉祥美食。邀来亲族和乡亲共享，除了体现邻里和睦的内涵，更有感谢一年相助的酬劳之意。

初时的这种吃法，叫作吃庖汤，是庖丁帮主家炖的一锅杂烩荤汤。那时的大肉太贵重了，要卖钱去还一年的欠债，去买春节的年货、去购开年的生产物资，只留少许猪头、下水、内脏过年食用，因而所杀这猪便叫年猪。能吃一顿以猪血、内脏、下水为主的庖汤，确为一年盼到头的开荤大餐，因其饱含人情世故，渐成民间风俗。那时的山风很淳朴，一锅庖汤，四山闻香，你若不请乡邻共享，则会落人耻笑。

演变为庖汤宴，便须讲究宴席的规范。石泉庖汤宴，从私人的家宴到村庄的院坝宴、集镇的长街宴，再到庖汤会的坝坝宴，历经数十

代的研发，方成席规。

民间的传统庖汤宴，桌子为八仙桌。席规中的礼仪，以座次为重。桌子按横木分上下席，对桌缝分左右侧席；上席对门，后必靠墙；八人围坐，如需加人则只加两侧、下席而不加上席。请坐顺序为主宾上席，左手为大；次宾两侧，上首为大；主人下席，右手为大；若有陪客，依其身份、辈分排坐上下席或侧席。敬酒从上席主位起手，上菜由下席中间落席。

菜上二十二道，首上庖汤一盆，置于正中，可以加温加量，不可更换。铺桌凉菜八碟，如同陕南闻名的“八大件”，要求“四荤四素，加一钵醋；上青下白，红绿伴随”。荤菜必是现卤于猪身上的头、耳、舌、尾等杂肉，肝、脾、肺、肚之类内脏，大小肠子之类的水下水。素菜则是萝卜、青菜、藕片之类时蔬，核桃、杏仁、花生之类干果。

热菜十三道，如是巴山宴席“十三花”，贯穿炒、蒸、煎、焖、煮、炖等各类厨艺。炒菜六盘，均是酸辣麻辣咸之类的重口味儿，以猪身上的杂肉为主，佐以山珍，荤素搭配；蒸肉四道，必是豆瓣、腌菜、黄花、竹笋之类干菜，红薯、洋芋、芋头等薯芋之类垫底，配作蒸肉、肘子；鱼是唯一的水生动物，依厨师的手艺而论，煎鱼片、烧鱼块、鲜鱼炖豆腐或清蒸、红焖全鱼均可；甜点是蒸酒米，加入百合、红枣、葡萄干之类甜料做成；清煮的一道咸汤，用木耳、香菇之类山珍加

白菜、蒜苗等青菜调色，打两个鸡蛋搅匀煮成蛋花汤以增加营养，滴几点香油以提高口感。

出菜顺序不仅讲究荤素、味道搭配，还要有一套颇具文化内涵的辞说。头道炒菜当是酸辣，称作开胃菜。吃一口刺激味蕾的热菜，喝一口让喉咙起火的烧酒，席间气氛当下热闹起来。紧接着，便是一蒸一炒轮换着上。当上鱼时，该讲“吉庆有鱼”、该说“恭喜发财”之类奉承话了，客人一边向主家致敬致谢，一边邀约席上人“过年接你喝酒”，把散席之前该表达的心意办个了结。到上蒸酒米时，凡知“酒米封厨”之规者，便主动碰杯、清杯，表示喝好，不再酌酒。到上清汤时，饭也来了，便可吃饭、喝汤、撤席。

一般宴席，上了这二十二道菜就算正席完毕；若更讲礼，则用可口的小炒，在四个桌角布四个“角碗”，以供下饭。

有了这样的席规，布席不管多少，操作都不难了。家宴在家，一两桌、三四桌，叫庖汤宴；有主家乘杀年猪之机过红白喜事的，一开十来席，摆在院坝，叫庖汤院坝宴；有商户联手，于镇子逢场集日摆在大街上，酬谢主及赶集群众的，叫庖汤长街宴；有逢庙会、节庆或重大集会，摆在农田、公路、广场之类敞坝里的，叫庖汤坝坝宴。石泉县连办十二届“汉水庖汤会”，因场地不同，既摆过长街宴，也摆过坝坝宴，但四方游客及外来媒体不管这些区别，统称“石泉庖汤宴”。

往事并不如烟

爹是一杆秤

何婷婷

爹是一杆秤，称东西，也称人生。——题记

稻浪翻滚的黄土地上，黄洋河像一条褪色的蓝布带，静静地绕过磨石沟口，流向远方……我走在河岸田埂上，鞋底沾满了带着稻香的湿黄泥。

这河水养育我40年了。40年里，河水有几次不小的改道，河弯山脚下邻居家的院子已经变成了茶园，我老家房子的模样在记忆中也已经模糊。可父亲说河水的潺潺声，依然如爹爹抽旱烟时哼出的山歌小调，一声长，一声短的日夜流淌不息……

我们家乡把爷爷叫爹爹，我没有见过爹爹，父亲说爹爹长眠黄洋河畔的黄土垄中时，他才12岁。父亲的书房里挂着一杆老秤。秤星已经模糊，秤砣上缠着褪色的红布条。

“这是家传的‘公道秤’。”父亲每次擦拭时都会说。“村里人闹纠纷，你爹爹就用这杆秤帮人评理。他的口头禅就是‘斗平梁（良），秤平星（心）’。”

父亲说，爹爹是1939年逃荒来到黄洋河边的。说那年闹饥荒，路边人吃人。爹爹的几个兄弟各自盘算自己的生活，把最小的爹爹撵出了老屋。25岁的爹爹，出门时仅分得一杆秤的家产。他带着身怀六甲的奶奶和不足周岁的长子，沿着黄洋河向北边走了七天七夜。到了河边的一个叫磨石沟口的小地方。奶奶的布鞋磨穿了一个，再也挪不动脚了。爹爹把最后半块麩皮饼塞给奶奶，自己挑起河边的茅草根来嚼。就这样，我们家落脚在了河湾处一间废弃的破碾房里。爹爹手巧，会木匠活，给村里一家人修好了八张犁，换来人家三分河滩地种上。第一年种的稻子还没成熟，奶奶就在碾房里生下了我大姑。上过私塾的爹爹在桃木牌上郑重地写了大姑的名字，以示纪念。

我小的时候，奶奶经常拉着我去看磨石沟口河堤边一块大石头。她说：“你爹爹就是坐在这儿给人说理的。邻居杨家两兄弟争地界，找你爹爹评理。你爹爹拿着秤杆从他的‘斗平梁秤平星’说起。从大晌午一直说到日头偏西，最后，双方心服口服。”

我小时候常常想象着奶奶口述的那个画面：夏日的黄洋河泛着碎金，戴顶烂草帽的爹爹坐在石头上，旱烟袋杆和老秤杆在夕阳里晃悠。奶奶满脸自豪地说，别看你爹爹说话慢，却字字在理。他像打算盘样的，把人家的糊涂事给处理得清清楚楚。

我每听父亲说起我二伯和我么姑给他留饭的事儿时，他声音都在发颤。说三年困难时期，12岁的二伯在公社食堂帮工，每天偷偷在裤腰里藏块红薯。回家掰成三份，最大的给父亲，说“老么要长脑子读书”。我么姑小时候，就没有吃过饱饭。大集体时，按工分分粮食，老么没有工分，只能吃哥哥姐姐的份。我么姑心疼我爹，把本来就稀的汤汤饭里头稀的倒出来自己喝，干的留下来给我爸！

我自己小时候在老宅发现了个陶罐，里面装着生锈的顶针和平截铅笔。最下面是个没雕完的小木马，马脖子上刻着“学”字——这是爹爹留给我父亲唯一的“遗念儿”。爹爹病得面黄肌瘦，还天天往地里跑。爹爹最后倒下时，手里攥着把稻穗，对哭着的我父亲说：“九娃儿，你和你妈能吃饱饭了。”说完这话，爹爹就咽气了。

我父亲是恢复高考后考上学才有了工作的，如今已经退休。父亲在院子里种满花草。他说爹爹苦了一辈子，希望爹爹的灵魂能看到现在咱家窗明几净，前屋后院，有花有草的小康样子！

去年清明，我带着女儿回黄洋河给爹爹上坟。那时油菜花开得正盛，河面漂着似雪的柳絮。女儿突然问我：“太爷爷真的能用他那杆秤称出公道吗？”

我没回答。只教她把从爹爹坟前采的蒲公英吹向河面。我看着蒲公英的小伞，纷纷扬扬飘过爹爹当年坐着说理的大石头，飘过奶奶洗衣的踏脚石，最后落在缓缓流动的水面上，也似雪花。黄洋河水声哗哗地流，我想，那声音里，或许就混合着爹爹那套帮人说理的道理儿……

世相漫笔

公园里的汉江石

张朝林

小城安康汉江公园，依江而建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顺手把掬来的汉江石，摆满公园，这些汉江石，形态各异，姿态万千；有的像山，静卧松下；有的似物，卧于草丛。圆洞如珠者，铺于路基，俯身于地，供人行走。

汉江出奇石，皆因冲刷而生，奇石品多，为沉积岩、变质岩、黄蜡石岩，都是凝固的岁月、沉淀的历史、自然的馈赠，每一块汉江石都述说着自己的故事。

汉江公园，北是汉江，江水清澈，波光粼粼，南是公园，草青树绿，生机盎然。公园的绿草边，是汉江细石铺就的小路，曲曲折折，伴着小草，装点公园。嵌入路基的汉江石，圆如月，扁似舟，方是田，菱如戈，挨挨挤挤，拥拥一起，铺就一条五彩路。游客肃静，俯身端详，不禁感叹，这哪是小路，分明是一首斑斓的诗，一直写给遥远的汉水。

公园松下，立一巨石，曰“清泰”。形似高山，主峰突兀，浑厚庄重，是哪座高山，顺汉水到此，驻汉江之畔？见巨石之上，墨迹斑斑，宛如葱茏山林，布于其中。感恩自然神笔，绘就如此巨石。佩服策划者，赋予她“清泰”名字，“清”者，清明、秀丽；“泰”者，安康、祥和，红色“清泰”二字，点睛石上，瞬间点亮了这片树林。这块“清泰”的“护江石”，陪汉江起起伏伏。

公园多树，香樟、翠竹、桂树、银杏、蜡梅，比比皆是，每棵树，有一石陪伴。桂树旁，就有名为“云汉”奇石树立，石质为汉白玉。远望，一抹白云，挂在桂树间，如梦如

幻。近观，一匹飞瀑，丝丝袅袅，姿态飘然，诉说心事。游客喜之，爱与“云汉”合影，把安康、汉江和洁白的祥云留在自己身上。

美水，召百鸟，养好鱼。汉江，是鸟的天堂、鱼的世界，江里鱼儿，种类繁多，一直以来都是受人青睐的水中美食，颇得古今文人骚客赞美。草丛中卧一青石，状如飞鸟，曰“中冷水”。近巨石，发现全身都布满了山的模样，从山麓起，山连山，壑挽壑；山雄起，皆清秀，隽永，一股力量涌动；壑曲折，都奔放，幽深，藏无尽神秘。久视奇石，可寻到“安康湖”的影子，巨石的怀中，隐约见一枚弯月，镶嵌在湖中。感叹自然神工，恩赐奇石。立奇石下，顿觉我者渺小。

汉江，从古至今都是文人墨客钟情的河流，他们亲近汉水，留下了许多动人的诗文。唐陆助就曾走过汉江，这位擅长创作志异小说的高手，在他的《集异记》中提到到了勒漠鱼——“金州旬阳市水南乡柏君怀，汉江勒漠鱼潭采鱼数尺，身有字云——三度过海，二度上汉，行至勒漠，命属柏君。”虽带神秘色彩，却足以证明汉江鱼多且奇的事实。刻着“勒漠鱼”的汉江石，也是一块形态奇异的美石，似鱼、似兽、似山、似船，身上布满或粗或细或白或灰的纹路，细瞧去，满身都是姿态万千的鱼儿，仔细寻，也能找到汉江的轨迹：一条曲曲折折的纹路，就像汉江从这枚石头身上缓缓流过，留下了岁月的痕迹。

陕南儿女母亲河的汉江，从《诗经》中潺

潺流过。公园城墙边，有一黄蜡玉巨石，长约四米、高约三米、厚约两米，状如拓荒牛。在那圆鼓鼓的“牛身”上，刻着《诗经》>国风·周南·汉广》“南有乔木，不可休息；汉有游女，不可求思……”抚摸巨石，抚摸温暖的《诗经》，也仿佛触摸到了因汉江阻隔而产生的爱情中的那一丝丝淡淡的惆怅。如今的汉江，飞架无数彩虹般的桥梁，连接江南、江北的富庶、文明、幸福和吉祥，再也不会出现“汉之广矣，不可泳思；江之永矣，不可方思”的无奈和失落，而是充满了希望和生机。婚纱照照者，喜以黄蜡玉巨石为背景，把坚贞的爱情筑牢，留给石间。

汉江也是一条生态江与文化江。来汉江公园游玩的客人越来越多，逛公园，赏奇石，看江水，听涛声，也爱上了汉江石，逢汉江水涨水落时，总有满河的当地人和外地人，背着袋子，沿江寻石，一外国游客，寻来一枚笔筒状的黄蜡汉江石，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，之后把奇石高举，对着蓝天、白云录视频，传给他远方的亲人看。寻来的石头，堆满屋子，许多奇石在全国与省市的奇石会展中获得大奖，吸引省内外的奇石爱好者，慕名而来，淘宝奇石，让汉江奇石，走进家庭、走进办公室、走进收藏屋，把美丽带给千家万户。

汉江石，大自然赋予的瑰宝，继续在岁月的长河中闪耀，它们是汉江的名片，是陕南文化的明珠，是安康儿女心中永远的珍爱。我们用心去呵护它们，让汉江石如同江水一样，源源流淌。